

五朝名臣言行錄

五朝名臣言行錄

四部叢刊初編史部

予讀近代文集及記事之書觀其所載國朝名臣言行之迹多有補於世教者然以其散出而無統也既莫究其始終表裏之全而又汨於虛浮怪誕之說予常病之於是掇取其要聚爲此錄以便記覽尚恨書籍不備多所遺闕嗣有所得當續書之

五朝名臣言行錄總目

第一卷

一之一

中書令韓國趙忠獻王 善

一之二

樞密使濟陽曹武惠王 彬

一之三

丞相魯國范公 質

一之四

內翰竇公 儀

一之五

丞相李文正公 昉

一之六

丞相許國呂文穆公 蒙正

一之七

丞相張文定公 齊賢

第二卷

二之一

丞相呂正惠公 端

二之二

樞密錢宣靖公 若水

二之三

丞相李文靖公 沆

二之四

丞相王文正公 旦

第三卷

三之一

丞相向文簡公 敏中

三之二

叅政陳晉公 恕

三之三

尚書張忠定公 詠

三之四

樞密馬正惠公 知節

三之五

樞密曹武穆公 瑋

第四卷

四之一

丞相畢文簡公 士安

四之二

丞相萊國寇忠愍公準

四之三

太尉衛國高烈武王瓊

四之四

內翰楊文公億

四之五

丞相王文康公曙

第五卷

五之一

丞相沂國王文正公曾

五之二

丞相李文定公迪

五之三

叅政魯肅簡公宗道

五之四

叅政薛簡肅公奎

五之五

叅政蔡文忠公齊

第六卷

六之一

丞相許國呂文靖公夷簡

六之二

丞相陳文惠公堯佐

六之三

丞相晏元獻公殊

六之四

丞相鄭國宋元憲公庠

六之五

叅政韓忠憲公億

六之六

叅政程文簡公琳

第七卷

七之一

丞相祁國杜正獻公衍

七之二

叅政范文正公仲淹

七之三

東染院使种公世衡

第八卷

八之一

丞相潁國龐莊敏公籍

八之二

樞密使狄武襄公青

八之三

叅政吳正肅公青

八之四

叅政王文忠公堯臣

八之五

樞密包孝肅公拯

八之六

樞密使魯國王武恭公德用

第九卷

九之一

諫議田公錫

九之二

內翰王公禹偁

九之三

侍讀孫宣公奭

九之四

中丞李恭惠公及

九之五

中丞孔公道輔

九之六

起居舍人尹公洙

九之七

尚書余襄公靖

九之八

待制王公質

九之九

侍讀孫公甫

第十卷

十之一

希夷陳先生搏 种放魏野林逋附

十之二

安定胡先生瑗

十之三

泰山孫先生復

十之四

徂徠石先生介

十之五

老蘇先生

洵

五朝名臣言行錄總目

五朝名臣言行錄卷第一之一

中書令韓國趙忠獻王

王名普字則平幽州薊人後徙洛陽周世宗用兵淮上太祖拔滁州宰相范質奏用王爲軍事判官太祖領同州節度辟爲推官移領宋州表掌書記太祖受禪以佐命功授右諫議大夫充樞密直學士從平上黨遷樞密副使拜樞密使乾德二年范質王溥魏仁浦同日罷以王爲門下侍郎平章事開寶中出爲河陽三城節度使太平興國初入朝拜司徒兼侍中八年出爲武勝軍節度使雍熙中冊拜太保兼侍中明年出爲西京留守兼中書令淳化三年薨年七十一咸平初詔配享太祖廟庭普爲滁州判官太祖與語奇之會獲盜百餘人將就死普意其有冤啓太祖更訊之所全活十七八范蜀公蒙求太祖旣得天下誅李筠李重進召趙普問曰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十

姓兵革不息蒼生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爲國家建長久之計其道何如普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唐季以來戰鬪不息國家不安者其故非它節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矣今所以治之無它奇巧也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語未畢上曰卿勿復言吾已諭矣頃之上因晚朝與故人石守信王審琦等飲酒酒酣上屏左右謂曰我非爾曹之力不得至此念汝之德無有窮已然爲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爲節度使之樂吾今終夕未嘗敢安枕而卧也守信等皆曰何故上曰是不難知居此位者誰不欲爲之守信等皆惶恐起頓首言曰陛下何爲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敢復有異心上曰不然汝曹雖無心其如汝麾下之人欲富貴者何一旦以黃袍加汝之身汝雖欲不爲不可得也皆頓首涕泣曰臣等愚不及此唯陛下哀憐指示以可生之塗上曰人生如白駒

之過隙所爲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
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汝曹何不釋
去兵權擇便好田宅市之爲子孫立永久
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酒相驩以終其
天年君臣之間兩無猜嫌上下相安不亦
善乎皆再拜謝曰陛下念臣及此所謂
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疾請解軍權

上許之皆以散官就第所以尉撫賜賚之
甚厚與結婚姻更置易制者使主親軍其
後又置轉運使通判使主諸道錢穀收選
天下精兵以備宿衛而諸功臣亦以善終
子孫富貴迄今不絕邇非韓王謀慮深長
太祖聰明果斷天下何以治平至今戴白
之老不覩干戈聖賢之見何其遠哉普爲
人陰刻當其用事時以睚眦中傷人甚多
然其子孫至今享福祿國初大臣鮮能及
者得非安天下之謀其功大乎太祖旣
納韓王之謀數遣使者分詣諸道選擇精
兵凡其材力伎藝有過人者皆收補禁軍
聚之京師以備宿衛厚其糧賜居常躬自

按閱訓練皆一以當百諸鎮皆自知兵力
精銳非京師之敵莫敢有異心者由我

太祖能強幹弱支制治於未亂故也

涑水記聞○又

王沂公筆錄云太祖在位歷年石守信王審琦等
猶分典禁兵相國趙公普屢以爲言上不得已召
守信等曲宴道舊甚樂因諭之曰朕與公等昔嘗比
肩義同骨肉豈有它哉而言事者違說不已今莫若
自擇善地各守外藩優游卒歲不亦樂乎朕復有女
數人便當約婚守信等咸頓首稱謝由是高石王魏
之族俱蒙選尚爭各歸鎮歲二十年責盛藉并始然
如一○又經氏遺書云趙普除節度使權便是烏重
爾之策以兵付遂州刺史

太祖初登極杜太后尚康寧常與上議

軍國事猶呼趙普爲書記嘗撫勞之曰趙

書記且爲盡心吾兒未更事也太祖寵

待韓王如左右手御史中丞雷德驤劾奏

普強市人第宅聚斂財賄上怒叱之曰

鼎鑪尚有耳汝不聞趙普吾之社稷臣乎

命左右曳於庭數匝徐使復冠召升殿曰

今後不宜爾且赦汝勿令外人知也

聞記

太祖即位之初數出微行以偵伺人情或過

功臣之家不可測趙普每退朝不敢脫衣

冠一日大雪向夜普謂帝不復出矣久

之聞叩門聲普亟出帝立風雪中普惶

懼迎拜 帝曰已約晉王矣已而 太宗至共於普堂中設重裯地坐熾炭燒肉普妻行酒 帝以嫂呼之普從容問曰夜久寒甚 陛下何以出 帝曰吾睡不能着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來見卿普曰陛下小天下耶南征北伐今其時也願聞成算所向 帝曰吾欲下太原普默然久之曰非臣所知也 帝問其故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邊使一舉而下則二邊之患我獨當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誌之地將無所逃 帝笑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耳遂定下江南之議 帝曰王全斌平蜀多殺人吾今思之猶耿耿不可用也普於是薦曹彬爲將以潘美副之氏邵氏

聞見錄

太祖欲使符彥卿典兵趙韓王屢諫以爲彥卿名位已盛不可復委以兵柄 上不聽

宣已出韓王復懷之請見 上迎謂之曰

豈非以符彥卿事耶對曰非也因別以事

奏既罷乃出彥卿宣進之 上曰果然宣

何以復在卿所韓王曰臣託以處分之語未備者復留之惟 陛下深思利害勿爲後悔 上曰卿苦疑彥卿何也朕待彥卿至厚彥卿能負朕邪韓王曰 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 上默然遂中止聞記

太祖一日以幽燕地圖示中令問所取幽燕之策中令曰圖必出曹翰 帝曰然又曰翰可取否中令曰翰可取孰可守 帝曰以翰守之中令曰翰死孰可代 帝不語久之曰卿可謂遠慮矣 帝自此絕口不言伐燕至 太宗因平河東乘勝欲搗燕薊時中令鎮鄧州上疏力諫其憂國愛君之深言出乎文章之外雖雜陸宣公論事中不辨也聞見錄

趙普嘗欲除某人爲某官不合 太祖意不

用明日普復奏之又不用明日又奏之

太祖怒取其奏壞裂投地普顏色自若徐

拾奏歸補綴明日復進之 上乃寤用之

其後果稱職得其力聞記○又晉公談錄云普嘗奏事時旨上怒就趨

手擊奏劄子按而撫之趙就地拾起以手展開近前復奏 上愈怒拂袖起趙猶奏曰此事合如此容進

入取旨其
瞻量如此

太祖時嘗有群臣立功當遷官 上素嫌其人不與趙普堅以為請 上怒曰朕固不為遷官將若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之通道也且刑賞者天下之刑賞非陛下之刑賞也豈得以喜怒專之 上怒甚起普亦隨之 上入宮普立於宮門久之不去 上寤乃可其奏

記聞

國初趙普為相於廳事坐屏後置二大甕凡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中滿即焚於通衢

錄見

太祖常與趙普議事不合 太祖曰安得宰相如桑維翰者與之謀乎普對曰使維翰在 陛下亦不用蓋維翰愛錢 太祖曰苟用其長亦當護其短措大眼孔小賜與拾萬貫則塞破屋子矣

楊文公
談苑

太祖豁達既得天下趙普屢以微時所不足者言之欲潛加害 太祖曰不可若塵埃中摠教識天子宰相則人皆去尋也自後普不復敢言

錄談

開寶中趙普猶秉政江南後主以銀五萬兩

遺普普白 太祖 太祖曰此不可不受

但以書荅謝少賂其來使可也普叩頭辭諱 上曰大國之體不可自為寢弱當使

之勿測既而後主遣其弟從善入貢常賜外密賚白金如遺普之數江南君臣始震

駭 上之僿度

談苑○又記聞云太祖時趙普為相車駕因出忽幸其第時

兩劑錢微方遣使致書及海物十輒於普置在左廡下會車駕至倉卒出迎不及屏也 上顧見問何物

普以實對 上曰此海物必佳即命降之皆滿貯瓜子金也普皇恐頓首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若知之

當奏聞而却之 上笑曰但取之無慮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因命普謝而受之

王始為相 太祖命薛居正呂餘慶叅知政

事以副之不知印不奏事不押班但奉行制書而已事無大小一決於王開寶中盧

多遜因對屢攻其短雷有鄰復訟其庇吏受賂 上怒下御史府案問抵吏罪詔叅

知政事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權

王性深沈有岸谷多忌克初以吏道聞寡學術 太祖常勸以讀書晚年手不釋卷其

為宰相以天下事為己任沈毅果斷當世

無與為比

昭憲太后聰明有智度嘗與 太祖叅決大

政及疾篤 太祖侍藥餌不離左右 太

后曰汝自知所以得天下乎 太祖曰此

皆 祖考與 太后之餘慶也 太后笑

曰不然正由柴氏使幼兒主天下耳因戒

敕 太祖曰汝萬歲後當以次傳之二弟

則并汝之子亦獲安矣 太祖頓首泣曰

敢不如母教 太后因召趙普於榻前爲

約誓書普於紙尾自署名云臣普書藏之

金匱命謹密宮人掌之及 太宗即位普

爲盧多遜所譖出守河陽日夕憂不測

上一旦發金匱得書大寤遂遣使急召之

普惶恐爲遺書與家人別而後行既至復

爲相

聞記

盧多遜貶朱崖諫議大夫李符求見趙普言

朱崖雖在海外而水土無它惡春州雖在

內地而至者必死望追改前命以外彰寬

宥乃置於必死之地普領之後月餘符坐

事貶宣州行軍司馬 上怒未已令再貶

嶺外普具述其事即以符知春州到郡月

餘卒

湘山野錄

太平興國中朝士祖吉典郡奸賊事覺下獄

時郊禮將近 太宗怒其貪墨諭旨執政

特俾郊赦不宥趙普奏曰敗官抵罪宜正

刑辟然而國家卜郊肆類所以對越天地

告休神明吉本何人安足以隳改 陛下

赦令哉

上善其對而止

沂公筆錄

彌德超自冗列爲諸司使驟被委遇誣奏侍

中曹公彬有不軌謀 太宗疑之拜德超

樞密副使不數月趙普再相因爲辯雪

上乃大悟即逐德超而待彬如故自是數

日 上頗不憚從容謂普曰朕以聽斷不

明幾悞大事夙夜循省內愧于心普對曰

陛下知德超才幹而任用之察曹彬無罪

而昭雪之有勞者進有罪者誅物無遁情

事至立斷此所以彰 陛下之明聖也雖

堯舜何以過此哉

上於是釋然

沂公筆錄

李繼遷擾邊 太宗用趙普計封趙保忠守

夏臺故地令滅之保忠反與繼遷合謀大

爲邊患

玉堂清話

一之二

樞密使濟陽曹武惠王

王名彬字國華真定靈壽人漢乾祐中補成德軍牙職入周以後宮近戚歷典蒲晉軍太祖乾德初改內客省使兼樞密承旨二年征蜀以爲歸州行營都監師還授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開寶七年十月征江南爲昇州西南路行營都部署明年十一月江南平以功拜樞密使領忠武軍節度太宗即位加同平章事從平太原加兼侍中出爲天平節度使雍熙三年王師北伐爲幽州道行營前軍都部署以違詔失律責授檢校太保右驍騎上將軍四年起爲武寧節度使真宗嗣位召拜樞密使咸平二年薨年六十九追封濟陽郡王配享太祖廟庭

王事周嘗監蒲州軍蒲帥王知鑑性長厚以王帝室近親尤所加禮而王恭謹彌至雖公府宴樂必端簡終日未嘗旁視王公謂

從事曰老夫自謂夙夜匪懈今觀監軍誠散率之甚也

李宗諤撰行狀

使吳越宣賚旣畢即日而迴私覲之禮皆所不受越人追以奉之王猶不納旣而曰吾或終拒之是近名也遂盡籍其數歸奏世宗願納內帑世宗曰前使東南者皆分外求索是致遠人頗輕朝命汝獨如此可謂賢矣然此常禮不必固辭王始拜賜悉散遺親舊不留一錢

狀行

充晉州兵馬都監劉鈞盜據并汾晉爲敵境王未及壯爰膺戎寄晝則訓練夜則警巡食無膏梁衣靡文采嘗一日王與主帥暨諸賓從環坐於野適有鄰道守將命單介馳書詣王使人素不識潛問人曰誰爲曹公有指王以示之者使人初謂其給也笑曰豈有國戚近臣肯衣弋綈袍坐木素胡床者乎審視之方信其簡儉如此

狀行

太祖始在潛雖寶典禁軍以王中立不倚尤所推重然王非因公事未嘗造門羣居醺樂亦所罕至太祖益以此奇之建隆二

年自平陽召歸謂曰我當日常欲親汝汝何故踈吾王頓首謝曰臣事周朝連葭葦之親復忝內職靖恭守位猶恐獲過安敢妄有交納 太祖曰朕素知汝意方將擢用宜聲乃誠以輔新邦也

行狀○又記開文太祖嘗從末酒彬曰此官酒不敢相與自沽酒以飲太祖及即位語群臣曰世宗舊吏不欺其主者獨曹彬耳由是委以腹心使監征蜀之軍

大舉伐蜀詔劉光義充歸州路行營前軍副部署以王爲都監始破三會巫山寨次平夔州又取遂州時諸將皆欲屠城殺降以逞威暴唯王申禁戢之令明勸賞之法繇是乘破竹之勢不血刃而峽中郡縣悉下兩川平王與諸將會成都大將王全斌等日夕縱酒不恤軍事部下校皆求取無厭蜀人苦之王屢勸全斌等宜速振旅凱旋全斌等逗留不發卒致全師雄等作亂郡縣相應盜賊蠡起王與崔彥進悉力剪平之洎全斌等歸闕 太祖盡得全斌等所爲事狀又面詰王仁贍仁贍歷詆諸將奢縱不法事冀以自解止言清畏廉恪唯

曹彬一人耳 太祖大怒全斌等並下吏議即日授王宣徽南院使充義成軍節度使王獨懇請曰收蜀將校皆得罪臣以無功獨蒙厚賞恐無以勸天下 太祖笑曰卿有茂功加以不伐設有微累仁贍肯惜言哉夫懲惡勸善此所以勵臣子也王不敢辭行狀○又擬遣曹彬討蜀初成都有獲婦女御當爲衛之有司罷威訪其親以還之無者備禮以嫁之及師還輜重甚多或謂言悉奇貨也 太祖密令伺之圖書也無錄金寸錦之附焉○又記聞曰王仁贍自劾南獨先歸闕乞見歷數王全斌等貪縱之狀 太祖笑謂仁贍曰卿李廷斌姪擅開豐德庫金寶此又誰邪仁贍惶怖叩伏待罪曰此行清介畏謹但止有曹彬一人爾○晉公談錄曰 太祖遣王全斌等平蜀全斌殺降兵三千人時曹彬不從但收其文案不署字及師還 太祖傳宣送中書取勘左右曰方克復西蜀回雖殺降兵亦不可便棄勘今後陛下如何用人 太祖曰不然河東江南皆未歸服若不勤勸恐今後委任者轉亂殺人但且令勤勸洎勘案成宣令後覲見責問曰如何敢亂殺人又曰曹彬但退不干你事曹彬不還但叩頭伏罪曰臣同商議罪合誅殺 太祖遂皆原之後忽一日宣曹彬潘美曰命汝收江南又顧曹彬曰更不得似往時西川亂殺人曹彬奏曰臣若不奏又恐陛下未知如曩日西川親降之事臣曾商置固執不謂曰如此則當得當日文案元不着字 太祖初取覽之謂曰如此則當得當日文案自服罪○臣從初與全斌等同被委任若全斌等獲罪臣獨清雪不爲魏便所以一向服罪 太祖曰卿既欲自當罪又安用留此文書令老母進呈乞全老母之命 太祖尤器遇之又潛謂曰但只要他歸服切勿熱是 他無罪過自是自家着他不不得卿切會取費曰謹奉詔旨不敢違越晉公曰今國家事無疆之休良由是

耳而曹之諸子皆耳
曹操豈非餘孽乎

王與 太祖密論天下事無不合 上意而

公堂會議如不能言 太祖益所器重

狀行

太祖遣曹彬潘美征江南彬辭才力不迨乞

別選能臣美盛言江南可取帝大言諭彬

曰所謂大將者能斬出位犯分之副將則

不難矣美汗下不敢仰視將行夜召彬入

禁中帝親酌酒彬醉宮人以水沃其面既

醒帝撫其背以遣曰會取會取他本無罪

只是自家着他不得蓋欲以恩德來之也

是故以彬之厚重美之明銳更相爲助令

行禁止未嘗妄戮一人而江南平

開見

曹彬事 太祖時將討金陵責後主稱疾不

朝之罪以彬長者令爲統帥將終全其城

彬累遣告城中大軍決取十一月二十七

日破城宜早爲之圖後主將遣其愛子清

源郡公仲寓入覲至仲冬下旬日日克期

仲寓未出彬屢遣督之言郎君到寨即四

面罷攻後主終惑左右之言以爲堅壘如

此天象無變豈可計日而取蓋敵人之言

豈足爲信但報言行李之物未備宮中之

宴餞未畢將以二十七日出彬又令懇言

至二十六日亦無及矣果以是日城陷整

軍成列至其宮城門後主方開門奉表納

降彬荅拜爲之盡禮先是宮中預積薪後

主誓言若社稷失守當携血屬以赴火既

見彬彬諭以歸朝俸賜有限費用至廣當

厚自齎裝既歸有司之籍則無及矣遣後

主入治裝裨將梁迥田欽祚皆力爭以爲

苟有不虞谷將誰執彬但嘆而不荅迥等

切諫彬曰非爾所知觀煜神氣懦夫女子

之不若豈能自引決哉煜果無他彬遣五

百人爲般致輜重登舟有一卒負籠下道

旋彬立命斬之負擔者罔敢蹉跌後主既

失國殊無心問家計既升舟隨軍官吏入

其宮屏幃几硯什器皆設不動所齎持鮮

矣

說

江南文武官吏賴王保全皆得其所親屬有

爲軍士所掠者王即時遣還之因大搜軍

中無得匿人妻女倉廩府庫悉委轉運使

按籍檢視王一不問振乏絕恤鰥寡仁人之心無所不至吳人大悅及歸舟中無他

物惟圖籍衣被而已

狀行

曹彬攻金陵垂克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病非藥石所愈唯須諸公共發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為誓明日稍愈及克金陵城中皆按堵如故曹翰克江州愈其父不下屠戮無遺彬之子孫貴盛至今不絕翰卒未三十年子孫有乞匄於海上者矣程頤云

聞記

金陵之陷後主以藏中黃金分賜近臣辦裝張必得二百兩詣曹彬自陳不受願奏其事彬以金輸官而不以聞

談苑

太祖遣曹彬等下江南許以平定之日授之相印洎凱旋恩禮踰厚而絕無前命彬等因曲宴從容陳叙及之上曰非忘之也顧念河東未下而卿等官位隆重豈可更親此事耶彬等宴退其家各賜錢百萬其重爵勸功若此

沂公筆錄○凍水記聞云彬懷快而退至家見錢滿室乃歎曰好官

亦不過多得錢耳何必使相也

以功拜樞密使王在宥密常公服危坐如對君父接小吏亦以禮未嘗以名呼歸私第唯閉閣宴居不妄通賓客五鼓纔動已待漏於禁門矣雖雪霜不易其操如此者八年

狀行

王和氣接物煦如陽春忠誠事君皎如白日不以富貴驕人唯以謙恭自處兩總機密五臨蕃翰位益高而志益下寵愈厚而憂愈深不蓄羨財為子孫計不樹私黨為門館恩所居之宅僅芘風雨敗簷踈牖不堪其憂而王處之恬然自若喜愠之色家人不知湛然澄波莫窺其際所以西降蜀南平吳出將入相善始令終者蓋王能以功業自全而善守富貴也加以歷代治亂近朝興廢燦然胷中問一知十每與朝士清談終日鴻儒碩生自以為不及

狀行

曹侍中為人仁愛多恕平數國未嘗妄斬人嘗知徐州有吏犯罪既立案逾年然後杖之人皆不曉其旨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

若杖之彼其舅姑必以婦爲不利而惡之
朝夕笞罵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而法
亦不赦也其用志如此

聞記

曹武惠王國朝名將勲業之盛無與爲比嘗
曰自吾爲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
輒戮一人其所居堂室弊壞子弟請加修
葺公曰時方大冬牆壁瓦石之間百蟲所
蟄不可傷其生其仁愛物蓋如此既平
江南回詣閤門入見膀子稱奉勅江南幹
當公事回其謙恭不伐又如此

錄田

曹武惠王始生周歲日父母以百玩之具羅
於席觀其所取武惠左手提干戈右手取
俎豆斯須取一印餘無所視後果爲樞密
使相卒贈濟陽王配享帝食公雖兼領將
相不以爵祿自大造門者皆降廡而揖不
名呼下吏吏之稟白者雖劇暑不冠不見
伐江南西蜀二國諸將皆細載而歸惟公
但圖史衾簾而已爲藩帥中塗遇朝紳必
引車避過市戢其傳呵戒導吏去馬不得
越十輪恐壅遏市井性仁恕清謹無撓強

記善談論清白如寒儒宅帑無十日之蓄
至坐武帳止衣弋綈紵絮而已征幽州偶
失律於涿鹿素服待罪趙叅政昌言請按
軍法朝廷察之止責右驍衛上將軍未幾
遂起趙叅政自延安還因事被劾於尚書
省久不許見時公已復樞密使三抗疏力
雪之方許朝謁士論歎伏

王彥清語

侍中曹公彬爲樞密使向公敏中爲副使當
是時契丹犯塞繼遷叛命每軍書狎至上
必亟召樞臣計議彬則曰此狂寇當速發
兵誅討斬決而已止用強弩若干步兵若
干定矣敏中徐曰某所儲廩未備或道途
迂遠或出兵非其時當別施方略制之纖
悉措置多從敏中所議上謂將帥難其人
彬必懇激而言臣請自効更無他說敏中
常私恠之及子瑋亦有將材累歷邊任威
名甚重晚自樞貳出鎮西鄙臨事整衆酷
類先君復果於戰鬪而不肯以安民柔遠
爲意豈將帥之體固當若是邪

王沂公筆錄

曹冀王彬前後受命帥師征討諸國允降四